

## 序 言

---

我在「基督裏的叔叔」——王明道——的《走窄路》會帶你經歷他一生中的許多路徑。本書分成幾部，每部代表他走過的一條道路，而每條道路對你我都有重要的信息。我們走上這些道路時，王明道的禱告是：但願你我都揀選「走窄路」。

大衛弟兄  
一九八九年

---

作者按：大部分英語著作把王明道的名字寫成“Wang Ming-Dao”。然而，在一次探訪他時，他親自在染塵的窗子上簽上了“Wang Ming-Tao”。

「至於我，我要仰望耶和華，要等候那救我的神。我的神必應允我。我的仇敵啊！不要向我誇耀；我雖跌倒，卻要起來。我雖坐在黑暗裏，耶和華卻作我的光。我要忍受耶和華的惱怒，因我得罪了祂；直等祂爲我辨屈，爲我伸冤；祂必領我到光明中；我必得見祂的公義。」

（彌七7~9）

王明道

上海，一九八五年

## 目 錄

---

### 第一部 他的問候

第一章 新朋友..... 3

### 第二部 他的事蹟

第二章 新世紀的誕生.....13

第三章 不尋常的路.....19

第四章 失望、否認和違抗.....27

第五章 監門的鑰匙.....35

### 第三部 他的疼痛

第六章 教會內的爭鬪.....47

### 第四部 他的信息——生命的講章

第七章 人爲甚麼說謊.....57

第八章 火的洗禮.....67

### 第五部 他的歌

第九章 另一個角度.....77

### 第六部 他的得勝

第十章 惟一可怕的事.....87

附錄一 推薦書目 .....93

附錄二 參與中國事工的機構.....95

第一部

---

他的問候

「一路上救主引領我。」

——詩歌《一路引導》

## 第一章

### 新朋友

上海市的夜空充滿了煤煙，我們的公共汽車在繁忙的街道上徐徐前進，經過一盞盞暗橙色的路燈。馬路兩旁古老的磚屋還是解放前造的，汽車開過時，幾乎看不到門牌上的號碼。

我忽忽地看了看那些擠在車上、身穿藍布衣服的乘客後，視線就落在我的同伴——安迪和司提反——身上，他倆是我最信任的老同事。我們三人的目的地是一處家庭聚會點，只有司提反認得路。忽然間，他看到了一個樓房的號數，示意我們下車。

我們在黑夜中前行，而三月的風仍是陣陣刺骨；每逢要探望中國家庭教會，心裏總也帶着幾分緊張。這種家庭聚會必須是祕密的，參加這種聚會的基督徒也要冒很大的險；所以，遇上其中有一位信徒來接我們時，那是令人驚喜之事。

他姓林，是那個聚會點的主人。他叫我們不要作聲，在陳舊樓房的黑影下跟着他走。我們悄

悄悄地靠着幾幢樓房走，後來向右轉進一個小巷；在狹窄通道上，頭頂上都是些晾着的衣服，有如結綵；再走二十公尺左右，小林突然向左一轉。

最終，我們踏進一間十分簡樸的寓所，裏面的溫暖和平安如浪潮般漫過我們。小林的妻子——阿萍，和兩個兒子進寓所後，我們就不再遲疑，立即把謹慎暗藏的貨物——一百本聖經，交在他們感激、顫抖的手裏。

「真是神蹟……」小林不敢置信地說：「在昨晚，我們已經把過去得到的聖經全部分完了。現在，主又奇妙地領你們到來，且帶來了更多的聖經，讚美主！」

小林把這財寶拿進一間簡樸的臥室，珍藏在牀腳邊的衣箱裏。他回到客房後，我們就一起禱告，向主獻上感謝。

我們遇到的中國家庭，不論貧富，其熱情好客程度真是無與倫比的。萍不但給我們端上沸水泡的茶和湯糰，還因我們久候而有歉意。我開始有點着急，因那晚我們還有工作要完成。我甚麼時候才能提出令內心不安的問題呢？

談話終於中斷了。我吸了口氣。「你們是不是知道……」我有點吞吞吐吐：「怎樣才能跟王明道夫婦見面？」

司提反端詳了萍一會，便對她說：「我們很想見到王明道先生。」她點點頭。

萍似乎在仔細考慮當時的情況，她最後說：「現在到他那裏去，是很不方便的。不過……」她估計一下可能性後，接着說：「你們明天下午兩

點左右再來這兒，行嗎？」

萍解釋說，在她家與王明道夫婦見面，要比在王明道家方便。因為她在國外有許多親戚，在她家招待外國客人就比較自然些。

我們一起約定了見面時間，作了個祝禱。我們走到大街上去乘公共汽車時，心裏非常興奮，不單滿心感激這些朋友，也滿心感謝帶領我們相聚的父神。

在公共汽車穿越上海市區回賓館的途中，有一股非常熱切的希望湧上我心頭。我們沿途都沉默無語。我對自己說，如果主讓我們會面成功的話，很快我們就會跟這兩位神寶貴的僕人相聚了！

我怎樣也沒想到，這次就是以後多次會見的頭一次，怎也不知道，竟有一天我要稱那勇敢而堅定的老人家為「叔叔」，稱他那有生命力的妻子為「嬭嬭」。

次日下午，我們再來到小林家。在陽光之下，我們看得更清楚周圍的環境。上海的交通實在繁忙，繞着繁忙海港的外灘大道上，有無數的自行車和公共汽車混在一起，往返穿梭。大道邊肅然矗立着一幢幢歐洲式建築物，高過樹頂，正俯視世界，好像表示它們是從地球另一面借過來的。

很快，我們的公共汽車就轉入一條較窄的馬路。衣着單調的工人在行人道上匯聚成一條條人流，一個賣掃帚的人卻在他的草織貨品上打瞌睡，一點也不理會人流。在掛着紅橫幅的國營市

場中，顧客在選購油膩的火腿和排骨。我們愈向市內走，所見到的房子也愈古舊。

我們路過許多五光十色的市場，和許多頂角彎曲的大頂房子，直至到了小林的簡陋居所，走了進去為止。這是第二次到這裏了，我環顧一下昨晚來過的這個寓所。在房間的一頭是一個打掃得很乾淨的空壁爐，前面是兩張沒有軟墊的棕色椅子。

在房間的另一頭有一張古雅的圓桌，桌的上方是一盞吊燈，燈泡露在外面。房間內的布置並不好看，最美的倒是在座十位基督徒面上的光采，他們正等候王明道夫婦來臨。

交談不久，我們就得悉其中五位曾坐過牢，只因爲他們是基督徒，而坐牢的時間加起來達八十年。我凝視着他們，熱淚刺痛了眼睛。我根本不配跟他們平起平坐！我怎配跟他們交談呢？他們經過火的試煉，而我卻未嘗過。

在王明道到達前，我已經聽他們談論有半小時多。我爲所聽到的而驚奇。昨晚，我們臨走時，萍作了個禱告。她特別禱告說，明天相聚時，求聖靈保守，只帶領那些合適的人來交通。現在，我們已經身處這十二個人中間了，而他們事前竟不知道有這次聚會呢！

原來那天下午，在座的每個人都會感到裏面有催促要到林家。他們只知道要來，而現在他們都在這裏，主引領了他們來會見王明道夫婦。他們本只想到見我們，但完全沒想到這天下午是跟王明道先生相聚。



雖然如此，他們中沒有一人不知道這老人家是誰，王明道是他們當中的傳奇人物。那天是一九八〇年三月，他出獄才三個月。之前，他曾被判處無期徒刑，且已服過二十二年零十個月的刑。

三時左右，我們聽到外面沙沙作響，這位傳道人和他夫人終於來了。我們的目光立即投向門口，而我永不能忘懷見到這兩位忠心天路旅客時的景象。

那彷彿是兩道光芒，霍然照進了房間；他倆的面容彷彿真的映照出神的榮光。

這位老先生削長的臉露出微笑。那份刻在他臉上的智慧使我聯想起那安詳、老練的貓頭鷹的高貴品格；恩典和平安似乎繚繞着他。

我自忖：主啊！我覺得自己像是站在祢的天使面前。

他跟我們一一打招呼；並認識每一個人。有人繙譯他的問題：「你是誰？」「你從哪兒來的？」王明道的眼睛近乎失明，所以他貼近我們，審視我們每一個人的臉。不過，他的眼睛好像能穿越我們心靈的最深處。

老人家的聽覺也不好，所以他戴着一個又怪又古老的助聽器，它的一頭塞在他右耳上，由電線連着一個小盒子。音量時而變得很大，以致房間裏響着刺耳的聲音。

介紹完畢後，我們十四人就開始聚會；萍請兩位長者坐在火爐邊的兩張舊椅子上，然後，送上茶和味美可口的湯糰。我們的交通就正式開始了。

在親切的交談中，我打量寓所內的一切。幾乎所有的人都穿褪了色的中國藍布服。除了一位外，姊妹都穿長褲。他們這樣的外表，代表了全國大城市作息的廣大羣衆。那時期，幾乎人人都穿深藍或軍綠色衣服。今天的景象有些不同了——花式較多了。再者，每人都需要與羣衆認同。

司提反繙譯談話內容時，我自己在想，談話內容真有意思，儘管在座的人多半都坐過牢，但是他們都聚精會神地聆聽這位老先生的說話，他們非常關注他的經歷，沒有人想要吸引別人注意。

我想起自己在西方教會肢體生活中屢次遇見的事情。我曾聽到針鋒相對的舌戰，某一方總是想擊敗另一方。許多時候，年青人滔滔不絕，口若懸河，年長的噤若寒蟬，緘默不言。我想，這裏完全是另一個世界，這些弟兄竟是那樣地尊重長者，這實在是值得學習的。

唱詩聲把我的沉思帶回現實。王明道夫婦領大家敬拜的時候，熟悉的曲調響遍洋溢着愛的寓所。《奇異恩典》、《耶穌恩友》、《主領前程》都是王明道最喜愛的詩歌；歌聲像是詠自心坎，上達天庭。時間如飛過去，不知不覺中四個半小時已經過去了。

在我們長時間的交通中，萍的母親爲我們準備吃的。慷慨的主人還傾盡綿力待客，請我們一個個在餐桌旁就坐，一道接一道地，共來了七道中國小菜。他們竟是那麼樂意犧牲，甘心把自己